

士風慨言

● 何滿子

年青時從古人書上讀到和今人嘴裏聽到士風澆薄、世風日下之類的嘆息，常常感到迂腐氣和道學氣，聯想到魯迅小說中的九斤老太。不料，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「脫褲子、割尾巴」的時候，士風和世風的問題也開始縈繞在我腦際了。居然會提出而且居然會被接受「割尾巴」這樣的褻語，把知識分子比擬為四足動物，其貶抑人的尊嚴的程度，大概只有習語「衣冠禽獸」堪相伯仲了。但是，當時從不曾聽到有人抗拒過：此後，「翹尾巴」之類的侮辱性語言不僅頻現於集會和日常談話之中，也不斷見之於煌煌大文，只差沒有列出知識分子=畜牲這個等式了。這就不是澆薄不澆薄的問題，而是尼采「人是蟲豸」這一命題的直接實現了。

當時和以後在人際關係中堪稱人間喜劇的各種表演，也不得不讓人想起世道人心。我們這輩讀過幾句書的人腦子裏陳腐的東西也實在太多，當這類人間喜劇的表演被稱為「進步」、「積極」、「覺悟高」的時候，每使我記起韓愈的〈柳子厚墓誌銘〉中的那段話：「嗚呼，士窮乃見節義，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徵逐，詭

詭強笑語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可信。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識，落陷阱不一引手援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。」這段少年時當作範文背誦的文字，多次在肚裏反覆吟哦，有時竟不禁「嗚呼」出聲。被韓愈斥為禽獸所不忍為的行為在很長年月是被提倡和表揚的，滔滔天下遂成為風尚，一代人的人格、人品和道德水平的滑落，不能用「陵夷」形容之，只能說是「瓦解」和「崩潰」。

然而，退一步想，對「無恆產者無恆心」的知識分子的道德崩潰，也有其可以矜憫的理由。人總得存活，要溫飽，要養家餬口：為了自衛，也不得不作識時務的俊傑，跟着大夥吆喝，作違心之論。這無寧說是身不由己，在特殊情況下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，實在無可厚非。但倘若表演得太主動，太過分，太有創造性，畢竟是令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的。那最早和最顯赫的例子，當推1955年那起將朋友的信簡當作贖罪禮獻出的著名事件。此舉陷害了數以萬計的有關和

無關人等，後果慘重。誠然，事變並非決定於獻禮者：摧殘不馴服者的誅伐有必發之勢，然而這份獻禮事實上是提供了炮彈，給了引爆的口實，並給以後的眾口喧騰開創了榜樣，從此天下人遂不知羞恥為何物。此舉實可視為知識分子道德崩潰的集中表現和士風劣變的里程碑。雖然，上行則下效，上好則下甚，歷史不能諉責於知識分子或其中的某一人；而且士風的不變，不論上揚或下滑，終須藉若干帶頭羊來體現，這些少數的「聖之時者也」也必將在歷史的光榮榜或恥辱柱上記下一筆。至於本人的自我感覺是否良好是另一問題。

龔自珍在〈乙丙之際著議第九〉中，曾慨嘆當時的社會氛圍，是要戮士人的心，「戮其能憂心，能憤心，能忠慮心，能作為心，能有廉恥心，能無渣滓心。」其中最致命的恐怕是「廉恥心」，率天下之人不顧廉恥，剝奪其自尊，動輒而群起搞臭之，乃至迫令自我搞臭之，則人尚有何事不可為？一遇風吹草動就裹足屏息，俯首屈膝，士風至此，還談得上甚麼士氣？士氣隳敗，國運復何可言？有一二特立獨行之士，敢於上書言事，即使是宗臣元勳尚且不保，於是車輪滾滾，墜入了史無前例的十年內亂，是勢所必然理有應至的。

經歷了迅劇的事變，才懂得先哲們早已闡述過的常識：一個國家、社會，政治措置不當，經濟落後都並不可怕，容易糾正，趕上；世道人心的頹敗才是致命的。社會不管經歷了何種外貌上的變易，起恆久的決定性作用的是人的素質。人的素質表現為世道人心，而士風、士氣又是世道民心的終端顯示。古人的嘆息士道士風之論，是不能以迂闊視之的。

歷史上的權力者，只要不是胡塗蟲，都懂得要得民心必須先收攬士心的道理。史實和現狀證明，聖人能夠以百姓為芻狗，愚民政策有時乃至常常是行得通的；但是要以社會文化的代表即士為芻狗，實行愚士政策，就很難得逞，或只能取效於短時；並且終將喪失士心、民心而最後喪失自身。真正英明（不是自命為天縱之聖）的權力者，只要有一點忠心體國（不是只記着老子打的天下老子說了算）的心願，都會留心於「養士」。所謂「養士」，不是指養活他們，管飯吃，給點嗟來之食，而是養其銳氣，砥礪其風骨，並通過他們的人格感召激揚民氣，臻國運於昌隆；而不是豢養一群唯唯諾諾，除了頌德稱聖之外甚麼也不敢啃聲的軟骨奴才。自然，奴才聽話可愛，可以玩於股掌之上，輿論也容易一律，使喚起來省心。因此，權力者如以雄力自負且又挾有權術的，每以愚士政策為得計；至於士氣的隳敗延及國運的連遭，在眼前的繁華之前早已退居末位，不在考慮之內。於是骨鯁之士被摧殘，被壓服，大部分人的骨頭被軟化，士氣沉落之餘，權力者也隨之覆滅，此之謂作孽自受。

在此時會，敢於犯顏抗爭，剛正不屈，保持其風骨者，敢於撫叛逆之屍而痛哭者，敢於為民請命而不惜身家者，就是魯迅所說的「民族的脊梁」，不僅光耀史冊，亦可為今人的矜式。

何滿子 1919年生，浙江富陽人。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。著有《文學呈臆編》、《汲古說林》等著作十餘種。